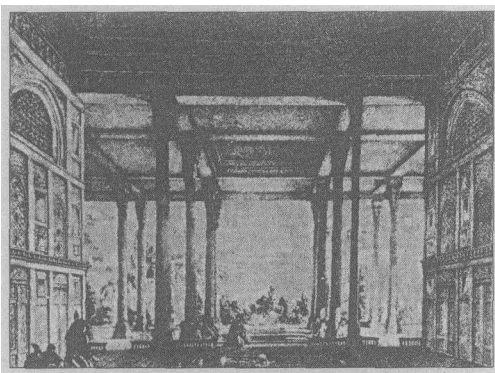


记忆中的天堂之园

——波斯伊斯兰园林回想

□ 张 敏 姚雪艳



“四十柱宫”的门廊

历史上的波斯位于亚洲西部和西南部。在波斯帝国的鼎盛时期，它的势力范围扩展至埃及与印度。公元前334~331年，波斯帝国被亚历山大所征服。直至公元1935年，波斯都是伊朗的正式官方名称。波斯古典园林的个体特征，与其地域环境、历史沿革和宗教习俗等都有着密切联系。

波斯所经受的苦难比其它任何国家都要深重。继阿拉伯人之后，一批又一批的“野蛮人”掠夺了这片土地。在第一次的入侵狂潮中，尽管他们在物质财富上所获无几，但是，当地优雅的文化习俗却令其折服，被征服领地上的文明也从未真正消亡。最让人惊讶的是，由于外来侵袭仅肆虐在波斯的山顶地区，那些受到庇护和处于侵袭范围之外的地区，则能够继续繁衍自己的文化，由此而促进了“家居”艺术的发展。

马可·波罗在波斯旅行后，曾提到一个美妙的“天堂园”的故事，这一故事让后来的追随者们纷纷心醉神迷。尽管这个故事可能是谣传，但“天堂园”确是我们认识的一种伊斯兰园林类型。“天堂园”的主体部分位于两座小山之间，其基址是一个风景极其优美的场所。在这个山谷中，生长着人们可以想象的最芬芳的开花植物和最珍贵的水果。在层叠的平台上有各种尺寸和各种形态的园亭和宫殿构筑物，它们都用黄金、涂漆和丝织材料加以修饰。园

中还有许多水质新鲜、纯净的喷泉，以及分别流淌着酒、奶和蜜的溪流。关于这种亚洲地区的天堂园特征，英国作家曼德维尔还补充了这样一种带传奇色彩的描述：园中有一个拱形凉亭，它由白色和红色的蔓生葡萄构成，其果实用宝石缀成，树叶用黄金打造。

一个世纪之后，蒙古人帖木儿（1336~1405年）进攻了整个亚洲，并用武力摧毁了许多国家；然而，即使是这样一个嗜杀成性的暴君，也是园林艺术作品的强有力支持者。他试图兴建一座纪念性的建筑物，来铭记自己的每项精湛武艺和其它赏心乐事。在帖木儿统治下，原有的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的领土再度增长和繁盛。公元9世纪，布哈拉城的周

边建设了一些人所赞誉的别墅和宫殿，其中的果园也得到阿拉伯旅行者的褒扬。帖木儿在城市周围建造了11条大运河。据称，其中一条运河两岸就有2000个游乐场所。当然，帖木儿也没有忽视对其它城市的建设，他将撒马尔罕定为自己的首都，其中的花园面积就有1~1.5平方英里（约260~390公顷）。花园东侧为“安乐园”，该园林具有动人心魄的优雅品质，它通过一条长长的林荫道与城市连接；最令人喜爱的场所是“八个乐园”，又称“天堂园”。它被建于一个台地上，台地周围是一

条很深的沟渠，并有两座园桥将人们引领入园，此外，花园旁侧还有一个野生动物的饲养园地。该花园的建筑材料主要选用了大不里士城优良的白色大理石；除上述两个花园之外，还有一个“白杨树花园”，它因其特有的白杨树林荫大道而闻名。

此外，土耳其人也建造了一些极佳的伊斯兰园林场所。据史书记载，在土耳其花园（或天堂园）的中部，有一个非常高耸而坚固的穹顶建筑物。和某些公共浴室的更衣间一样，该建筑物的顶部也部分中空。在中空顶部下方为一个水池，其间有溪流和喷泉飞溅。在穹顶下则是冬季和夏季公寓，各有8个房间。冬季公寓位于上层，其窗户交替地朝向水池和花园；夏季公寓的房间是开敞式的，房间的三面侧墙选用大理石作材料。花园内分布着悠长的



古波斯挂毯上的庭园图

林荫道,种有玫瑰、葡萄和果树,其间还设置有许多喷泉。在春季,园内还有许许多多的花卉植物,如长寿花、希腊麝香、水仙、桂竹香、石竹、罗勒、郁金香、风信子等。这些开花植物都因其芬芳的香味而受到人们喜爱,它们同时还具有药物性能,特别适用于治疗相思病。

在16世纪的苏非王朝,整个波斯王国被合为一体。历经多次的暴风雨侵袭之后,波斯的开花植物达到其繁盛时期。这时,人们不再满足于那些模糊而有些自夸的报导,于是,就有了许多人前往波斯游览参观。波斯的建筑园林奇观不仅被旅游者所记述,同时还被加以实际测量。我们可以从一些西亚园林的传说中去发掘波斯王国的最后辉煌,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与波斯最伟大的统治者大沙赫阿拔斯有关,他的统治时期为1587~1629年,其间,它将自己的住所迁到了伊斯法罕。

伊斯法罕的园林

大沙赫阿拔斯使这座城市具备了最早的形态,但在今天,这一初始形态已非常模糊。其城市的中心场地被称为“麦丹”(一种操场),虽然它后来曾被改造为一个市场,但该操场的稳固结构如今尚存。场地为386米×140米的矩形,周围是林荫道和一个两层高的环形柱廊。柱廊的底层为弹药库,上层为一个开放的包厢,可于此观操场中心的比赛和宴会。在城市西面,阿拔斯还建造了一条有名的“四庭园大道”。

“四庭园大道”有3公里长,其间有一双层桥跨越。该大道沿着低缓宽广的平台上升,中间为一水渠,该水渠在每层平台处向外扩展为一个水池。17世纪的法国旅行者夏尔丹对整个大道地区都进行了详细描述:其水池和水渠都有各自的水源,水流呈瀑布状从一个平台跌落至另一个平台,为每位游客提供了一幅连续的画面。在大道两端的交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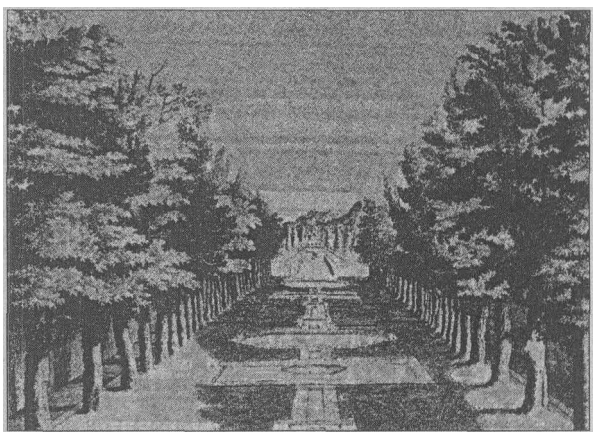
叉口设置了两座凉亭,它们也是街道的收头。大道两侧也有一些相似的凉亭,它们被用作通向各个花园的入口。而每个花园的中心处都还有第二座凉亭,它们的全身几乎都被镀成金色,虽然其

形态不一,却都有着相同的尺寸。在“麦丹”和“四庭园大道”之间是宫殿区的大广场,包括各种各样的园亭及四周的花园,其中,最引人注意园林构筑物是“四十柱宫”。

在17世纪末期的一场大火之后,大沙赫阿拔斯对原来的“四十柱宫”进行了重建。不过,其中的花园仍保留了原始的平面形态:在矩形围墙的靠近中心处建造了一个园林构筑物,构筑物前部窄边是一前厅,其厚重的木屋顶由三排柱子(每排6根柱)支撑。狭长的渠水环绕着整个建筑流动,只在两端被打断;从构筑物平台处源出一条非常宽的水渠,它穿越整个规则式花园。在构筑物的一间房内设有凹室,其装饰和陈设让人回想起拜占廷风格的金色餐室。

关于城市外部的宫殿区,夏尔丹是这样阐述的:大量的流水使得这些壮美的宫殿“宛若仙境”。这些花园沿着长长的林荫道设置,花床中种满鲜花。其中的八边形双层构筑物的设计非常奇妙,水可从建筑物中流出,并下落在平台上,“如果某人将一只手伸出窗外,马上就回被濡湿”。波斯人非常喜欢俯瞰大面积巨形水池那闪闪发光的反射水面,他们称其为“小海”。

幸运的是,在伊斯法罕城远郊仍保留有可以辨认的古城遗迹。这一遗迹位于阿什拉弗,地处厄尔布



柴哈乐园

鲁士山的斜坡。阿什拉弗的建设时期要回溯至大沙赫阿拔斯时期。“这里有7个完美的规则式矩形花园,它们的布局并非根据某一总体设计相互呼应,而是简单地并列设置,为所在场地提供了最大程度的便利性。

阿什拉弗的国王花园

如同大多数东方园林一样,阿什拉弗中的波斯园林被很多围墙分隔成若干部分,每一部分的主体建筑会设置向北、或向西北下落的平台。穿过一个大面积的前庭,人们可以到达这里的第一园林,即“波斯王之庭”。这是一个最大的园林,其尺寸略小于450米×200米,并有10级平台。围墙之间的大水渠在渐次分布的平台间穿行,从瀑布中部跌落,并形成一股溪流。溪流穿过园中的构筑物,最后注入一个矩形的尽端水池。

“波斯王之庭”的水池由四个花床围合,而水渠则向两侧延伸,可将花床十字交叉分隔。其它花园大都按照相同方式布局,包括位于场地最高处有着穹顶构筑物的花园和老人园。宫庭中的女眷闺房也有自己的“内园”,周边围以相当高的墙体。在主体花园以东还有一些高台,可作为女士们的临时住所或接待厅。该花园还有一种引人注意的装饰物,那就是作为水池及水渠边界的、枝干粗大壮美的柏树,如今,这些生长

过度的植物也成为一种传奇式的原野景观。

直至今日，波斯伊斯兰古典园林的传统都未被打破。正如苏非王朝统治者的迁居伊斯法罕，在18世纪末，卡哈王朝的国王也将住所迁移至自己的幸运地——设拉子。从其营建之初开始，伊斯兰园林就因其强烈的园林美而赢得举世无双的名望。即使是现在，经过艰难旅程从北方来到这的所有旅行者都会非常喜欢这里的园林。即使经过了一段时期的复兴改建，设拉子看上去仍如从前。在其众多的精彩而陡峭的平台花园中，有一个“塔库塔园”，也就是“君王之园”。随着平台上升的梯级，原本狭促的平台花园面积逐渐变小，最后来到一个宽大的水池。水池的围墙用大理石贴面，再饰以交替分布的柱子和拱券。花园的围墙与建筑物脱离，园内还设有带顶的楼梯。此外，花园的最高处还设有一组园亭。

在波斯伊斯兰园林的轴线中，园林构筑物通常始于一个开敞的、设有立柱的门厅或走廊，且常常还设有一个喷水池。在波斯的气候和地理条件下，如果在某处能够找到富足的水源，它那精美的花园就会如同一处绿洲，而卡香的费因园即为一例。费因园的水源来自邻近小山。数个世纪以来，尽管花草和多种乔灌木的变化赋予西亚伊斯兰园林以不同风貌，但园林的总体概貌却几乎没有任何改变。此外，这些园林的种植者还喜爱在植物的老茎上嫁接新品种的植株。

虽然现存的波斯伊斯兰园林并不多，但是，我们仍可以从大量神话传说和史书记载，以及一些传统的手工艺品、绘画、诗歌中去寻找其昔日的影踪。在历史的长河中，那些可以触动人们心灵深处的感应和记忆都是始终让人无法释怀的。●

编者按 上海城市，日新月异，从近代到现代，这一百多年来，新建筑的兴建和旧建筑的消失，似乎已不足为奇了。上海的园林也是这样，有许多园林，曾经风光一时，但如今有好多已消失殆尽。作为历史，作为文化，我们觉得这些园林是很有价值的。所谓“人事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”，这些园林，不管已消失的，已被改建的，或者当今尚存的，对它们的记述无疑都是有必要的。所以本刊从这一期起，将陆续刊登沈福煦教授撰写的《上海园林钩沉》的文章，每次介绍二到三个园林，望读者注意。

上海园林钩沉

□ 沈福煦



20年代末的半淞园夜景

半淞园

上海有条马路叫半淞园路，但半淞园早已消失了。半淞园是一个私家园林，位于黄浦江江边码头附近。清光绪初年，这里有一家姓吴的人家，内有桃园，规模甚大，近百亩地。这里盛产水蜜桃。后来到了宣统元年（1909年），桃园渐衰，园由沈志贤购得，改造成私家花园，并命名为沈家花园。由于沈氏开设同昌公司，所以此园又叫“同昌公司花园”。1919年，园又为姚伯鸿所购，并改造成为公园。

姚氏将花园改造得很好，其中有听潮楼、留月台、鉴影亭、迎帆阁、江上草堂、群芳圃、又一村、水风亭等，长廊曲折环水，顶部有紫藤，四壁镶嵌玻璃板所印之《快雪堂书帖》，这里观景甚美。但数年后，花园西部被自来水公司购去，建成自来水厂。这里贴近黄浦江，故将江水引入园中，以水为主景；并应唐代大诗人杜甫诗句：“焉得并州快剪刀，剪取吴淞半江水。”（《戏题王宰画山水图歌》）所以此园就命名为半淞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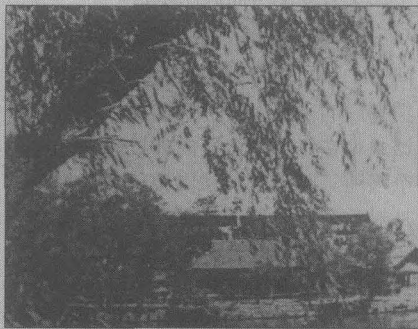
据说当时（上世纪20年代）在这里还举行过划船比赛，每年端午节在这里举行“端阳竞渡”，热闹非凡。

在今兴业路中共一大会址内陈列着一幅照片，是1920年毛泽东送湖南学生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合影留念照片，这个地点就是在半淞园。

1937年“八·一三”事变，日机轰炸上海南火车站，半淞园也遭殃，被夷为平地。从此以后，半淞园没有再建，只留下地名。

也是园

明朝末年，上海有一位著名绅士乔中炜，酷爱园林，他在城南选择了一块空地，建造别业，取名“南园”。事过境迁，到了清



半淞园园景